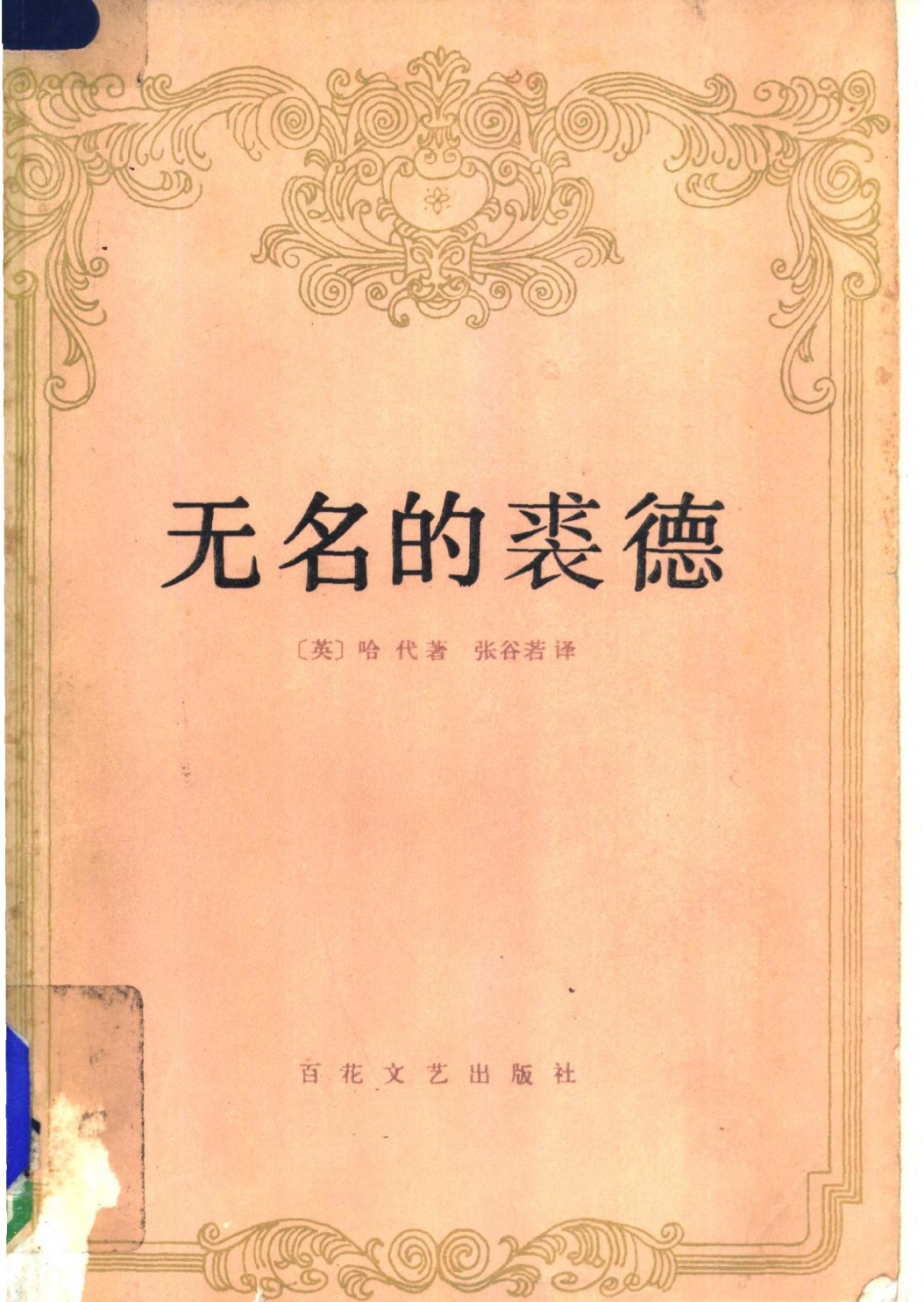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无名的裘德

[英] 哈代著 张谷若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无名的裘德

(英) 哈代著 张谷若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18 插页 2 字数 386,000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1,000

书号: 10151·559

定价: 1.55元

原 序

这部小说，因为必须先期刊上发表^①，所以它以现在的样子问世的日期，就不得不大大延缓；它的历史，简单说来如下。从1887年起，就有了一些札记了，其中有的情节，是这一年里一个女人的惨死^②所提供的；到了1890年，根据这些札记，作出了全书的计划。书里的背景，于1892年重新访问过。提纲式的叙述是1892年全年和1893年春天作的，详细的叙述，

①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，长篇小说多采用先在杂志上连期连载的方式发表，然后汇辑成书出版。这种方式使作家受到一些限制。因杂志多为家庭（特别是妇女）读物，不能有任何“不雅”情节（这就是本序第二段里说的各种原因之一），且每期须“卖关子”，以引起读者读下期之兴趣。但此为当时通行办法。所以英国诗人布伦顿（E. Blunden）在他给哈代作的传记里提到《裘德》的时候说，“哈代不得不面临当时一个职业小说家所必作的事，把他这部小说设法以杂志连期连载的方式发表。”

② 哈代的评传家维波（Carl J. Weber）在他写的《维塞司的哈代》（Hardy of Wessex）里，说，“哈代在1887年和1889年之间，记下一些札记和备忘录，作写诗、长篇和短篇小说之用。在这些札记之中，就有一条，因1887年一个人之死而记的。”但其人之死无详细记载，他处亦未见。

象现在这样，则是由1893年8月开始，一直继续到1894年。那年快到年底的时候，全部手稿（除了几章）都交到出版者的手里了。那年11月月底，以分期连载的形式在《哈泼氏杂志》^①上开始发表，以后按月续出。

但是，这部小说，也和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一样^②，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，由于各种原因，需要稍加删节和改动。现在这一版，才是以它原来写成的样子，第一次全部问世的。由于书名难以早日决定，发表的时候，用的是临时的名字^③——实在说起来，这样的名字曾连续用过两个。后来才决定采用现在这一个，因为总的说来，那是最好的一个，但那却也是最初想到的一个。

这部小说，本来只是作者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，为成年的男男女女写的；它只企图把那种会紧随人类最强烈的恋爱之后而来的悔恨和愁烦、讪笑和灾难，直率坦白地加以处理；把一场用古代耶稣门徒拚却一切的精神对灵和肉作的生死斗争，毫不文饰地加以叙说；把一个壮志不遂的悲惨身世，割切沉痛地加

① 《哈泼氏杂志》（Harper's Magazine）：美国一家杂志，创始于1850年，为综合性杂志，初广载英人著作。1900年后则多载当代社会、政治问题著作。《裘德》是从1894年12月到1895年11月，分期在《哈泼氏杂志》上发表的。

② 例如《苔丝》第23章里原说，男主角克莱把四个挤奶青年女工，抱过路上一片泥塘，但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，却得改为用手车把她们推过泥塘，即删节改动之一端。

③ 《裘德》第一期在哈泼氏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名为《一对傻瓜》（The Simpletons）。以遭人反对，第二期改为《胸次块垒涌》（Hearts Insurgent）。全书出版时，才定名为《无名的裘德》。

以诠释：既是作者只是以这样的身分，对这样的读者，作这样的企图，因此他感觉不到，他这本书在写法方面，有任何可以非议的地方。

《无名的裘德》，也和作者笔下以前的产物一样，只是尽力想把一系列表面现象或者个人感觉，连贯成形，穿插成书就是了；至于这些现象或者感觉，前后一致呢，还是前后齟齬呢？能垂之久远呢，还是只昙花一现呢？这些问题，作者都认为无关宏旨。

托玛斯·哈代

1895—1902年

目 次

原 序	1
第一部 在玛丽格伦	1
第二部 在基督寺	98
第三部 在梅勒寨	173
第四部 在沙氏屯	270
第五部 在奥尔布里坎和别的地方	348
第六部 重回基督寺	440

第一部

在玛丽格伦^①

不错，有许多男子，因为女人而丧失了神智，因为她们而作了奴仆；又有许多男子，因为女人而丧了命，栽了跟头，犯了罪恶。……啊，诸位啊，女人既然有这样本领，那怎么能说女人不厉害呢？

——艾司德拉司^②。

1

学校的老师就要离开这个村子了，每个人都好象有些难过

① 玛丽格伦的底本是大范立 (Great Fawley)，是巴克夏郡 (Berkshire) 南部一个小村庄，因为另有一个更小的村庄叫小范立，所以才加了一个大字。裘德的姓也是由这个村名而来。

哈代书里的背景，几乎都有底本，连书里所说的“棕房子”，也都是本于实有之物。至于地形的描写等，更是如此。

② 《艾司德拉司》是《新约外书》的一部，本为先知的名字。这一段所引，见于那本书第四章。那里面说波斯国王的三个卫兵谈论什么最厉害，有人说酒最厉害，有人说国王最厉害，又有人说女人最厉害。

的样子。水芹谷^①一个开磨坊的，把他那辆带白篷的小车，连马一块儿，借给了老师，好把他的东西运到他要去的那个城市；那儿离这个村子有二十英里左右，给那位要走的老师运行李，这样一辆车足以够用；因为学校里的家具，一部份是由校董们预备的，老师所有的笨重东西，除去那些装了一货箱子的书而外，再就是一架竖形小钢琴了；那本是他想学器乐那一年，有一次在拍卖行里买来的。不过，他想学器乐的劲头儿早已经松下去了，所以他老也没学得会任何弹琴的技巧；而从那时以后，这件花钱弄来的玩意儿，却成了他搬家的时候永远摆脱不掉的累赘了。

教区长^②往别的地方躲这一天去了，因为他那个人见不得任何变动。他拿定主意，不到晚上就不回来，因为只有那时候，新教师才能来到学校安置妥当，一切才能又平静下来。

一个铁匠、一个地里的监工、还有老师自己，都露出不知所措的样子，站在起坐间里那架钢琴前面。老师曾说过，说他即便能把那架钢琴弄到车上，那他到了基督寺^③（基督寺就是他要去的那个城市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他刚一到那儿，住的地方，只能是临时性的。

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先前曾满腹心事的样子，帮着收拾行李来着，现在也跟那几个大人站在一块儿了。他看他们都直摸

① 水芹谷的底本是莱枯姆·巴赛特 (Letcombe Bassatt)，为一小村庄，在玛丽格伦西北约三英里，阿尔夫锐屯西南约四英里。

② 教区长就是管辖一个教区上宗教事宜的牧师，也兼管风化、道德、教育各方面的事宜。

③ 基督寺影射牛津。读本书第二部更可证明。

下巴，就开了口，开口的时候，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，脸上还一红。他说：“我老姑太太有一个盛燃料的屋子，很宽绰。老师，你好不好先把那架钢琴放在那个屋子里，等到你在新地方上安置好了，再来把它搬走？”

“这个主意倒不错，”铁匠说。

于是他们决定派人去见一见那孩子的老姑太太——一个住在本地的老姑娘——问问她，可以不可以把那架钢琴先在她那儿存一些时候，等费劳孙先生打发人来取。这样决定了以后，那个铁匠和那个地里的监工，就一同起身，去看一看，刚才提议的那个存钢琴的办法，实际上作得到作不到。那时屋里就剩了那孩子和老师站在那儿。

“裘德，我要走了，你心里不好过吧？”老师和蔼地问。

那孩子一听这个话，满眼都是泪；因为他并不是白天上课的正式学生，能够理所当然地按时和老师的生活接触；他只是个限于这位老师任期以内的夜校学生。那些正式学生——如果非把真实情况说出来不可的话——却都象经传上说的某些门徒一样，那时只远远地站着^①，一点也没有自告奋勇前来帮忙的热心肠。

那孩子当时很难为情的样子把手里拿着的一本书打开了（那是费劳孙先生送给他作临别纪念的礼物），承认了心里不好过。

“我心里也不好过，”费劳孙先生说。

^① 经传指《圣经》而言，门徒指耶稣门徒彼得等而言。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第26章第56节里说，耶稣被捕之后，门徒离开逃走了。同书第26章第58节里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。

“你为什么要走哪，老师？”那孩子问。

“啊——这个话说起来可就长啦。你现在是不懂得我的道理的，裘德。你再大一点，也许就懂得了。”

“我想我这阵儿就懂得，老师。”

“好吧——我跟你说啦，你可不要到处嚷嚷去。大学和大学学位是怎么一回事你都知道吧？凡是想干教书这一行的，就都得有大学毕业的招牌。我的计划，也可以说，我的梦想，就是先取得大学毕业的资格，然后再在教会里弄一名圣职作一作^①。我上基督寺本城去住着，或者上基督寺附近去住着，那我就好比是到了老家一样了。我的计划，如果不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话，那我在基督寺总要比在别的地方，更能得到近水楼台的好处。”

铁匠和他的同伴回来了。范立老姑娘盛燃料那个屋子很干爽，显而易见可以用得；范立老姑娘本人也好象很愿意给那架钢琴一个栖身之地。因此他们就把那架钢琴先搁在学校里，等到晚上人手儿更多的时候，再来把它搬走。跟着老师向四围最后看了一眼。

那个孩子裘德帮着把一些零碎东西装到车上，九点钟的时候，费劳孙先生自己也上了车，在他那盛着书的货箱子和别的行李旁边，同他的朋友们告别。

“我要老想着你的，裘德，”车往前走动的时候他微微笑着说。“记住啦，作一个好孩子，对于畜类和鸟儿都要仁慈，好好地用功念书。你要是万一有上基督寺那一天，那你看在老朋友的面，千万可要找我去。别忘啦。”

① 作圣职即指作牧师或教区长等而言。

大车噤吱噤吱地从青草地^①上走过去，到了教区长的住宅那儿，一拐弯儿就再看不见了。那孩子又回到青草地边儿上的汲水井那儿了，他原先帮着他的恩人兼老师装车的时候就把自用水桶搁在那儿。现在他的嘴唇颤动起来了，他揭开井盖儿，要往井里顺公用水桶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，把前额和胳膊靠在辘轳架^②上；他脸上是一片死板沉静的神气，表示他这个孩子，年龄虽然很小，却早已经尝到人生的辛酸艰苦了。他现在低头往下看的那一眼井，也跟那个村子一样地古老，由他现在站的这种地位上看来，它显出一幅又深又远的圆形透视画，终点是由颤动的水面作成的一个光亮的圆盘，离他有一百英尺那么远。靠近井口的地方是一圈绿色的青苔，再往上一些是一圈鹿舌羊齿类植物。

他用一个故作怪想的孩子所有的那种过分伤感的声调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老师在象今天这样的早晨，曾在这眼井里打过多少次水了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他可永远也不会再在这儿打水的了。

“我曾看见过他打水打累了的时候，低着头往井里看，先休息一会儿，再把桶提回家去，那时候他正跟我这阵儿一样。可是他那样聪明人，怎么能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地方，长远待下去哪！”

一颗眼泪由他眼里一直落到了井的深处。那天早晨有些薄雾，那孩子喘的气，在那凝重不动的大气里氤氲，好象一片更

① 英国村庄里面或旁边，都有一片长青草的空地，属于公众，村庄多以为名。“玛丽格伦”一名中的“格伦”，即青草地之意。

② 原文只有“架”，而无“辘轳”字样。但此处所说既为汲水井（draw well），而英国普通汲水井是用辘轳使水桶上下，故可认为是辘轳架无疑，同时那儿有公用水桶的设备，亦是一证。

浓的雾。忽然有人喊了一声，把他的思路打断了。

“你这个懒骨头，快把水提回来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这声音是由一个老太婆嘴里发出来的，那时候她正由离得不远的一所房顶上绿苔斑驳的草房里面走了出来，要往园庭的门那儿去。

那孩子急忙对她一招手，表示她的话他已经听见了，跟着用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把一桶水从井里提上来，因为他本来身小力薄么。他把那一大桶水先放在地上，然后把它倒在自己那两个小桶里，歇了一下，喘了喘气，才提着水穿过了水井所在的那片湿漉漉的草地，那片草地差不多正占在那个村庄——或者说那个三家村——的中心。

这个村庄不但年代古老，并且人家稀少。它坐落在和北维塞司^①的丘陵相连那片起伏高原中间一个山坳里。它虽然那样古老，但是，在本地的历史上，流传下来而绝对没变的古物，却也许只有那眼井的井筒子。因为近几年以来，许多房上开着窗户的草房都铲平了，许多长在绿草地上的大树也都伐倒了；除此而外，原来那个有驼背房脊、木头尖阁和古怪隅栋的教堂，现在也拆掉了；拆下来的材料，有一部分碾成了碎石块，堆在篱路旁边，预备铺路用，另一部分就在邻近一带，砌了猪圈的墙，作了园子里的石头座儿，当了篱路两旁的护路石，堆成花坛里的假山了。一个高大的新建筑——一个英国人看着不熟习的德

① 维塞司 (Wessex) 是哈代用来表示他书里背景的总名字，本意为“西萨克森”，为第十世纪前英国未统一时的王国之一。维塞司又分为六部分，其中之一为北维塞司，它的底本是巴克夏郡。这儿说的这片高原叫伊勒斯累丘陵 (Ilsley Downs)。

国哥特式建筑^①，已经在新的地址上，由一个一天之内从伦敦来而复去的历史遗迹毁灭者^②建造起来了。原先那座供奉基督教圣贤的古庙，虽然曾矗立了那么久，但是它的地址究竟在什么地方，连从那片由太古以来就用作教堂坟地的青绿草坪上，都找不出痕迹来；因为原先树在现已湮没无踪那些坟墓前面的纪念物，仅仅是一些只值九便士、只保用五年的生铁十字架。

2

裘德·范立的身躯虽然那样瘦小，他却一点都没停顿，就把那两只装满了水的家常水桶，提回了草房。只见草房的门框上，有一块长方形的蓝色小木牌，上面彩画着“祝西拉·范立面包房”几个黄色的字样。在镶着铅条小方框的玻璃窗里面——因为这是一处幸而没拆掉的老房子之一，所以有这种窗户——摆着五个瓶子和一个带垂柳花样的盘子，瓶子里面盛着糖球儿，盘子上面放着三块小圆糕。

裘德在房子的后部倒那两桶水的时候，能听见他老姑太太——就是招牌上那个祝西拉——和村子里另外几个人，有声有色地在那儿谈天。她们曾看见学校的老师动身，现在正在那儿谈这件事的详细情节，同时信口开河地推测老师的将来。

① 哥特式建筑是欧洲中古通行的建筑。虽同出一源，而各国不同，所以有英国哥特式、法国哥特式和德国哥特式之分。

② 英国乡土志作家哈坡（C·G·Harper）在《哈代乡土志》（The Hardy Country）里说，这个教堂建于1866年，设计者为斯特锐特（G·E·Street，1824—1881）。他就是哈代讽之为“历史遗迹毁灭者”。实则其人在维多利亚中期的建筑师中，无出其右者。此教堂虽有些外国气味，表现其早年研究德国建筑之影响，远离本地传统，而其为优美建筑则无疑。

“这是谁？”裘德进了屋子的时候，一个比较生的街坊问。

“你倒是该问这句话，维廉太太。他是我的侄孙儿。他到这儿来的时候，你刚刚走，”这个答话的本地老住户是一个高个儿、瘦身材的女人。她即便谈到最琐碎的题目，都带着伤感的口气。她说话的时候，轮流着对那些听她说话的人每人说几个字。“他大约是一年以前从南维塞司的梅勒索^①到这儿来的——他真倒霉，贝林达，”(说到这儿，她把脸转到左边)“他爸爸那时候正住在梅勒索，得了要命的疟疾，两天的工夫就死了。这是你知道的，珈罗琳，”(说到这儿，又把脸转到右边)

“要是全能的上帝让你跟着你爸爸和你妈一块儿去了，那才是有福气的哪，你这个可怜的累赘东西！我只好把他弄到我这儿，先跟我住着，再慢慢地给他想办法；我可得让他挣几个钱，能挣一个钱也好。这阵儿他正给农夫晁坦在地里轰鸟儿^②。这免得他在家淘气。你怎么跑到一边儿去啦，裘德？”她接着问，因为那时那个孩子，觉得她们一齐射到他脸上的眼光，好象是打到脸上的巴掌，所以往一旁躲开了。

① 南维塞司的底本为道塞特郡 (Dorsetshire)。梅勒索见本书173页注①。梅勒索在中维塞司，但在玛丽格伦之南而稍偏西。祝西拉嘴里的南维塞司，严格说应为中维塞司。

② 牛津大学出版社之《英国儿歌辞典》(Dictionary of Nursery Rhymes) 里引了一首儿歌：“鸟儿鸟儿，飞去飞去，吃点留点，也就可矣。别来二次，别来二次，若来二次，若来二次，我可就要，开枪打你，你可就要，完蛋大吉。”同时说，前几世纪，村童和农家孩子，在播种时，往往受雇给人家赶鸟儿。这是小孩最早能干的活儿，象在这一世纪卖报纸那样。

那个给人家洗衣服的本地女人就说，范立姑娘（再不就是范立太太，她们称呼她的时候，老是这样马马虎虎的）把这个孩子弄了来和她一块儿住着，也许得算是很好的办法，“因为你一个人太孤单了，那孩子可以跟你作个伴儿，给你打打水，晚上关关窗户，帮着你作作面包。”

范立姑娘却不以为然。“你为什么不叫学校的老师把你带到基督寺，也去作一个念书的人儿哪？”她带着开玩笑的样子皱着眉头，接着说，“我敢保他决找不出比你更好的孩子来。这孩子简直是书迷，一点不错是书迷。我们家里就兴这个。他表妹也跟他一样，就是爱念书——不过我这可只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，因为我有好多年没见那孩子了。倒是不错，她就是在这儿生的，就在这个屋子里生的。我侄女和她丈夫结了婚以后，有一年的工夫，也许有一年多的工夫，自己老没有个家，后来他们自己有了家了，可又正——罢，罢，我提这个话干什么呀？裘德，我的孩子，你长大了，可千万别结婚。咱们范立家可不该再作那样事了。我侄女和她丈夫，就生了淑一个孩子。她一直到他们两个打吵子的时候，都老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哎，真想不到，那么一丁点儿的孩子，就遭到了那样惨的变故！”

裘德一看大家的注意又都集中到他身上了，就离开了那个屋子，往面包房里去了。他在那儿把留给他作早点的糕吃了。现在他空闲的时间已经完了。他攀过树篱，离了后园，顺着一条小路往北走去，一直走到平衍的高原上一块宽广而僻静的洼地，那儿种着小麦。他就在那块地里，给农夫晃坦工作。现在他走到了那块地的正中间。

那一片褐色的地面，四周围都一直往上高起，和天空连

接，但是现在，却在迷雾里慢慢地消失了，因为迷雾把它的边缘抹掉，同时使这一片大地上原来的寂静加强。在那片到处一律的景物上唯一突出的东西，就是去年的麦子在耕种地的中间堆成的麦垛、看见他走近前来就飞去了的乌鸦、和他刚刚走过的那条横穿休作地的小路。在这条小路上往来的，现在都是什么人，他虽然不大知道，但是在过去的时候，其中却有好多，是他自己家里的人，不过他们早已经死了。

“这儿这片地多难看！”他嘟囔着说。

那块地里新近耙过而留下的纹条，象新灯芯绒上面的纹条一样，一直伸展着，让这片大地显出一种鄙俗地追求实利的神气，使它的远近明暗完全消失，把它过去的历史，除了最近那几个月的外，一概湮灭；其实在那片地方上，每一块土块，每一块石头，都和旧日有许多联系：古代收获时期唱的歌儿，过去人们讲的话，作的艰苦劬劳事迹，都有余音遗迹，在那儿流连不去。每一英寸的土地，都曾有过一度，是勤劳、欢乐、顽笑、争吵、辛苦的场所。每一方码的地方上，都曾有过一群一群检剩麦穗儿的人，在那儿的太阳地里蹲踞。给这块地方的邻村增加人口的爱情结合，就是在这块地方上，趁着收庄稼和运庄稼的时候进行成功的；就在那道把这片麦地和远处的人造林隔开了的树篱下面，有些女孩子，轻易地就对情人以身相许，而在下一季收庄稼的时候，这些情人，却连回头看她们都不肯。也就在那块古老的麦地里，有许多男人，对女人许下了作爱的结合；而他们在邻近的教堂里履行了约言之后，却在下一季播种的时候，听见了那些女人的声音，就都要发抖。但是所有这种种情况，都不是裘德所理会的，也不是他四周那些山老鸱所理会的。据裘德看来，这一块地，只是一片静僻的地方，他

得在那上面工作；据那些山老鸱看来，这一块地，只是一个粮仓，它们可以在那上面找到食物。

那孩子就站在前面说过的那个麦垛下面，每隔几秒钟，就把他那个哗啦板儿轻快地一摇。那个哗啦板儿一响，那些山老鸱就都停止了啄食，展开了翅膀（翅膀都亮得象连锁甲上的“靠腿子”一样），悠悠闲闲地飞到空中远一点儿的地方，待一会儿，又飞回来，一面很小心地看着他，一面落到离他更远一些的地方上，又啄食起来。

他不停地摇他那个哗啦板儿，后来摇得膀子都疼起来了。于是那些鸟儿屡次想啄食而屡次受挫折的情况，到底引起了他的同情心了。它们也正跟他自己一样，本是生在一个不需要它们的世界上的啊！他为什么要把它们吓飞了哪？它们越来越象是态度温和的朋友、靠他吃饭的食客了；他可以说，世界之大，在他身上感到兴趣的，可只有这些鸟儿；因为他老姑太太就常说过，她在他身上是并感不到兴趣的。他停了手，不摇哗啦板儿了，那些鸟儿跟着就又落了下来。

“可怜的小东西！”裘德高声说。“我请你们吃一顿饱饭吧，请你们吃一顿饱饭吧。你们就是都来了，也绝对够你们吃的。晃坦农夫请你们吃一顿，并不是请不起。来吧，你们吃吧，亲爱的小鸟儿，你们饱饱地吃一顿吧！”

于是它们（一片深褐色的大地上一些墨黑的小点儿）就不再飞走了，当真大吃起来了。裘德看到它们的胃口那样好，觉得很好玩儿。一种共生天地间的同感，象一道富有魔力的丝线一样，把他自己的生命和它们的生命贯穿起来了。它们的生命既是那样渺小，那样可怜，所以和他自己的，非常相似。

那时候，他把哗啦板儿扔到一边儿去了，因为那是一件卑